

回家过年这件事

过往并非消逝，仍像看不见的黏糊糊面团，包裹在所见面事物的表面，等着被触摸，慢慢醒来

为归乡客导航

□索耳

从广州坐汽车回到大陆最南端的县城老家，近六百公里，八个小时。在飞机和高铁之前，这段客车之旅确是雷州半岛往返省城的经典线路。我坐过，堂兄弟姐妹坐过，父母坐过，阿公也坐过。每一趟都携带不同的心情。有外逃和归来，有兴奋，有晕乎乎睡过几觉度过时间的空白。客车分“日车”和“夜车”，花在路途上的时间，分开昼夜；如今不比十几岁的时候，以半天时间坐车，疲惫之外，总觉得奢侈了些。许多从北方自驾来过冬的车辆，也挤在这条路上；就是开向海南的火车，到达北港码头，这百足之虫也要被切成一节节，装上渡轮，跨越琼州海峡这短短的20公里，运送到海口上岸后再拼凑起来。

归乡是个漫长长途，不仅是物理上，也是精神上。

如今，网络和交通仍无法超越时空对肉体的限制，人们仍生活在时空的差别之中。我们的方言里有一种说法叫“寄声”，是以前熟人社会里才流行的传口信，谁有什么事要交代的，就叫顺路的同乡跨过几道田垄、几处山丘，或是坐车到县城里传话。只可惜这种“人肉信件”并不像书信那样

可以留存，话说出去，声音消失了，功能和需求也随之烟消云散。在乡下老家的书柜里，还保存着当年我考上大学时和我阿公互通的书信，每封都是长信，稿纸上密密麻麻写满字。记得小时候读这些信，有时也觉得感动，拿去问我爸，他却回复得很淡然，仿佛是多年前一件不值得提的小事，我当时还因此觉得受了冷落。

小辈过年，处处好玩；长辈过年，是为了留住过往。肉身回到乡下老家，思维和记忆则住锈的门环、斑驳的泥墙、空置的农具和杂物、老的全家福中去寻。过往并非消逝，仍像看不见的黏糊糊面团，包裹在所见面事物的表面，等着被触摸，慢慢醒来。

大厅里有一个实木铜芯机械座钟，是阿公1987年自市集买来的，记得小时候回老家，跟阿公睡在大厅，听钟声准点铛铛铛响，混着阿公的鼻鼾，绕房梁不已，竟有种难以言状的动听。后来客厅无人打理，那座钟不再响，我以为它坏了，其实只是没有上发条。

除夕那天，煮鸡、拜神、贴对联，闲下来时，跟堂哥外甥坐在床前聊天。一抬头，就是墙上的钟。堂哥突然想听钟声，说：“好

久没听过了。”他打开钟门，扭上弦链发条，那暗铜色的钟摆便晃动起来。把指针拨到整点，钟声如愿响起，无比悠长，仿佛穿越了许多时间，才回到这里。

你好啊。恭喜发财。像我们这种不小不老的过年，则处于一种中间态。就如家乡于我，既熟悉又陌生。迄今我还没有在家乡之外过过春节，但因早早在外地读书、工作、生活，我与家乡的关系已比较疏远。每次回来，好似观光客，看看街道又整洁了几分，路上车辆又多了几多，哪里的旧楼又拆了建新楼……

听我爸说，今年放鞭炮的人少了。然而大年初一零时，鞭炮声仍如期响起，持续许多日，有时半夜来袭，唤醒记忆。迷迷糊糊中，如如潮水在耳边巨响，又远渺而去。

人无定形，一切都在变，变是为了延续。我想起前几日的傍晚，驾车从乡下回城，路过许多片平坦的田园——为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，昔日的稻田已改成火龙果田——我亲眼见到远处火龙果田的补光灯次第亮起，像撒在黑色天鹅绒上的碎钻。这是新世纪的渔火，为归乡客导航的电子星座。



回家过年

供图 / 视觉中国

我发现自己生活多年的山城，正随着江水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离我而去

所谓的年味

□梁宝星

从广州南站出发的高铁呼啸而去。我的家乡在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，一个与广西贺州、梧州接壤的粤北山城，绥江从城中穿过，方言是半白粤语。小时候，站在塔山之巅可以将整个县城收入眼底，近几年，随着社会发展，城市不断向周边扩张，城市的边缘越来越模糊。上一次爬塔山是在2023年初，在山上张望，我发现自己生活多年的山城，正随着江水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离我而去。

或许，一切从我背井离乡那一刻开始，说背井离乡有些夸张，我不过是在三百公里外的城市读了四年书，又在两百公里外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八年。可背离是相互的，在我无比坚定地要跟民风彪悍的家乡划清界限的时候，家乡也在舍弃我。家乡对我的舍弃，通过感官来体现，在县城，听着熟悉的方言，我有一种眩晕感，所有人都在说方言，被方言包围着竟如此不适，那时候我清楚，一种巨大的隔阂已经形成。

结婚后，我回怀集的次数多了，但基本都是回妻子在县城的娘家，七公里外那个寂静的村庄看似不远，可总没有合适的理由回去。如今过年了，到处都是鞭炮声，根据以往，除夕那天母亲早早就准备好香烛、纸钱和鞭炮，祭拜四方鬼神，晚上十二点去祠堂上茶，一家人在鞭炮声中从旧年跨到新年。

怀集的春节没有特别的民俗，按照惯例，年初一不杀生，但要早早起床吃汤圆，给长辈斟茶、讨利是、看舞狮。家家

户户这个时候最清闲，聚在家门口，看小孩迫在醒狮后面奔跑，看年轻人在田野里煨番薯、烩玉米、放鞭炮。年初二是亲朋好友相互串门拜年的时候，开年后家家户户开始宰杀鸡、鸭、鹅，开启一天的礼尚往来。

现代农村，平日里没几个人，为了就业，为了孩子读书，年轻人在县城里买房生活工作，只在逢年过节回去。可农村的礼节并未减少，老人的观念很难改变，我们这些“逆子”，回去吃顿饭，见见父母，说一声“新年快乐”，像客人一样走过场，多数时候因为对民俗礼节有不同意见而发生争执，搞得不欢而散。父母认为我们应当按照传统去做一些我们本该做的仪式，鬼神、命运在他们眼中等同于信仰，而我们不屑的态度让他们恼羞成怒。争执中，父母觉得我们不可理喻，我们觉得父母顽固不化。

春节民俗正从繁缛礼节中走向消亡，我们在城市里背负压力奔波劳碌，亟需过上简化的生活，但过年就是放下工作面对家族的鸡鸣蒜苣，于是更多人选择留在城市。远方的故乡，“家”所在的村庄，已经回不去，所谓的年味，早就随着童年逝去了。

很快踏上回程。今年春节，最大的喜悦，是在广州白鹅潭看了一场灿烂的烟花，站在大湾区艺术中心五楼的平台上，烟花就在我眼前燃烧、绽放，如无数颗陨石爆裂，如无数萤火从诞生走向熄灭，如金色麦穗沉甸甸地下垂，如七彩祥云孕育着新一年的希望……

懒在此处，勤在彼方

过个潮汕“懒”年

□黄守县

在潮汕，过节也是“做”节，本身就蕴含劳作的意思。今年一放假我没有立刻回家，在东南亚旅游了半个月才坐飞机回到潮汕，说是懒得去抢高铁票，也懒得找同事拼车，经受高速堵车的返乡之苦，但其实是偷懒，想躲掉年前大量的筹备工作。

临近年二十九，回乡的人逐渐把城市装满，一场场聚会的约定从微信群跃进现实，一个初中同学说初三就要出国旅游，去欧洲团建。这几年，潮汕地区春节出去旅行的家庭多了，放在过去，要是年轻一辈提出旅游过年，长辈们可要不乐意的。初一拜天公，初四老爷落天，初五迎财神，初七人日要吃七样羹……繁忙的传统祭祀让长辈们忙碌起来，做红粿、剝鹅肉、买糖塔、备红包、做人客拜年……在民间信仰里，酬神程序不可错漏，团圆也要人人在场。如今，童年时那些祭拜礼俗不再坚固，似乎错过也无妨了。

外出过年的人也不只是潮汕人，潮汕近年因英歌舞的意外出圈，变成了春节旅游旺地，许多游客从外地赶来，龙眼南路从一条日常市场的周边食肆街道，经规划设计变身必打卡的美食街；大年初二，汕头烟火盛宴，无人机和新式烟花吸引无数人观看，苏埃湾上空成了最巨幅的天幕，原来的大洋集装箱码头被用作观众席。我们全家都猫在家里看电视转播，不去美食街添乱，是偷懒，也是希望外地游客能玩得自在些。

在网上，一些本地的自媒体也把各类民俗活动整理成懒人贴图，方便游客迅速找到信息。一个朋友说，感觉现在过年没有年味，我就从懒人贴图里查到大年初七晚上，十公

里外的月满有“赛大猪”，立即呼朋引伴，怂恿他和几个朋友一同去。到的时候已经夜里十点多，太保爷宫埕却人山人海，舞台上请来的青年演员正在演潮剧，只是经不起细看细赏，男演员头顶大红状元冠，身上穿着的却是天蓝色的书生袍，舞台下的观众也懒得听，因为是对口形放录音，人们戏称“哑狗戏”。也不能怪演员偷懒，花力气演一台认真严谨的戏，听者寥寥，请戏的老人组恐怕也不舍得为此破费。当然，科技进步，便利了人们的惰性。

祠堂前立着几柱黄底盘龙香，香排前是各家年满二十四岁的男丁，他们身边的供床垒起高高的供品，鸡鸭鹅鱼之上是一头开口含桔的大猪，这是他们一年饲养的成果。祭拜结束，猪羊由这户人家的男人们快速抬回家，追求速度也是人丁兴旺的表现。放在传统的眼光里，这是家族整体的展示，谁家善于畜牧，谁家团结强盛，也许就能在村中获得地位和择偶的优势。我在诸多穿戴礼帽长衫的“成年丁头”里看见一个一直低头玩游戏，周围围了一群好朋友一起“开黑”，想到他可能本身并不甘愿，只是受村庄传统与家族意愿的裹挟，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望向祖宗的眼光已经缩短到面前的声光电影。那也无可厚非。哪一天科技发展，某户“丁头”突发奇想，拉来机器人掐猪冲速也未必不可能。许多科技新品也是因“懒”而生，因“懒”而逐渐进步，懒在此处，勤在彼方。

人类越变越“懒”，在几千年的劳作传统下，我们渴望肉体上的休息，传统习俗如果退场，那应该有别的新生活在登场，对此我们或许可以乐观一些、偷懒一些。

“春节”也是要变的，不得不变，因为人在变，社会在变

从流失中拥有

□巫宏振

除夕要早起，要去宗祠上香，敬拜祖宗，祈求祖先新年赐好运。每年除夕早晨，我们村是最热闹的，年味是有，无论下雨，还是天晴，这一天烟雾缭绕，空气里弥散着鞭炮味。

在家族宗祠里，或者去宗祠的路上，见人第一句仍然是“新年好”。遇见的人里面，有的是多年不见的，已经住进县城或者搬到其他城市的；有的每年见一次，也就是在这一天见了；有的还是陌生的面孔，大概是嫁进来不久的，又或是谁家的孩子长大了，认不出来了。一般都是老一辈领头，带着子女辈、孙辈去的，这样的组合基本没变过。这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，延续下去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客家人很注重家族宗亲与传统节日，但家族里谁家有事，一股要奔走相告，丧事也如此。到了中秋节或春节，亲戚家会相互送些饼团、糖环、艾糍之类的客家小吃，为的是得到同族人的回应。

然而，一代人去了，一代人又来了。已去的，带走了一些不再有的东西，比如节日的仪式感，比如对故乡的依赖感；新来的，还是有所减省，比如很多年轻人都不太看重走亲访友的习俗了，觉得繁琐。但在过去，这都是春节期间的必备。

我留意到，我家里已经很多年春节不再做糖环、饼团了，而且不仅是我家如此，周围的邻居家与亲戚家都很少做了，相互送礼也不送小吃了。我以前是爱吃的，但长大

后不好那一口了。侄子侄女也不吵着要，超市里有更多的小吃代替了传统的糖环与饼团。我妈不做，我们也不提议做，下一代的孩子也就看不到这种客家小吃了。

我觉得，流失的部分，也不一定惋惜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春节，一代人有一代人过春节的方式。从繁琐的人情世故里走出来，过一个简约的、新潮的春节，也许正成为我们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过节新的打开方式。

在我的意识里，我对故乡的概念已经淡了，对故乡也没有什么依赖感，它的存在正在我的心里瓦解。我也越来越秉持一种生活方式，追求人在哪里心安，家就在哪里。对于所谓的根，已经不再依靠血缘关系与故乡关系来维系，而是依靠心灵、精神，或是与新的伴侣结成的新关系。

我出生后就没有挨过饿，下一代人更不会有。满足物质需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并不是生活的唯一追求了。而且，从父母那一辈开始，他们获得了物质的满足之后也开始追求精神满足了，比较直接的方式就是去享受——春节旅游。我大姑一家春节去外面玩了一趟，回来见了，感觉精神饱满，说话有力。

也许会觉得缺少一些人情味，但春节也是要变的，不得不变，因为人在变，社会在变。对于变化，我不觉得悲观，倒是觉得现在拥有的，其实就是从流失中得来的，而现在所创造的，也需要珍惜与传承。

尽管节日的氛围依旧浓烈，却并不人声鼎沸、热闹非凡，少了几分喧嚣，多了几分从容

广州的春节

□谢岳雄

乙巳蛇年春节的广州，尽管节日的氛围依旧浓烈，却并不人声鼎沸、热闹非凡，少了几分喧嚣，多了几分从容。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，更是人们心态的调整。

广州，素有“花城”之称，春节花市最为引人注目。各色花卉争奇斗艳，红的如火、粉的似霞、白的胜雪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，让人沉醉。今年的花市尽管规模明显缩小，但花农们依旧笑盈盈地忙碌着。

花城广场，这个平日里也热闹非凡的地方，在春节前夕更是被装点得格外喜庆。往年的这个时候，广场上会摆放着巨大的迎春大花篮。然而今年，这些标志性的装饰却悄然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路边树上挂满红灯笼。没有华丽装饰，但《祝福新年》的粤语歌吹，唱出了人们对新年的祝福与期待。

珠江公园里，春节的氛围同样浓厚。市民们自发地组织着各种庆祝活动。他们唱着歌、跳着舞、打着鼓，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着对新年的喜悦与祝福。孩子们在公园里追逐嬉戏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老人们则坐在长椅上，享受着冬日的暖阳，聊着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。这些简单而美好的瞬间，构成了广州春节最动人的画面。

商场里，春节的促销活动依旧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但消费者的热情却似乎有所减退。往年的这个时候，商场里总是人满为患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，人们争相购买年货，为新年做准备。但今年，商场里的人流明显减少，消费者更加理性地选择着自己需要的商品。他们不再盲目跟风，而是更加注重实用与品质。这种变化，既反映了人们在后疫情时代对消费观念的转变，也体现了对生活

品质的追求与尊重。

年夜饭上，广式烧腊、清蒸海鲜、白切鸡等传统佳肴轮番上阵，每一道菜都承载着家的味道。往年的这个时候，各大酒店、餐厅总是座无虚席，人们纷纷预订年夜饭，享受一顿丰盛的团圆饭。但今年，更多的人选择了在家自己烹饪年夜饭。他们围坐在一起，亲手制作着各种美食，聊着家常，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。

夜幕降临，广州的春节更显繁华与热闹。珠江两岸，灯光璀璨，犹如两条银河落入凡间，将夜色的广州装扮得分外妖娆。游船缓缓驶过，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倒映着五彩斑斓的光影，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。游客们或站在船上，迎风而立，感受江风的温柔与广州的繁华；或坐在舱内，品茶赏景，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与美好。

广州的春节，是一幅细腻繁复、色彩斑斓的岭南风情画卷……